

炊烟

吴有根

每当听到邓丽君唱起“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，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画意……”的歌时，不由自主就会想起家乡的缕缕炊烟，想到炊烟在家乡上空袅袅飘荡的情景。

炊烟，是乡村最原始最古朴的风景，炊烟因村庄而诞生，村庄因有炊烟而美丽。有了炊烟的村子便有了生机和灵气。清晨，薄雾晨曦，乡间静谧，当朝霞染红天边，鸡鸣鸟语，清昶空灵，似天籁，如晨曲，划破寂静的村庄，唤醒劳作的人们。傍晚，夕阳的余晖将村庄渲染成一片金黄色，伴着夜幕降临，村落的上空便徐徐升起缕缕炊烟，一片片，一段段，一束束，一团团，此时，牛羊鸡鸭等悠闲

地度着方步归巢，休憩安眠；村民带着笑声陆陆续续地回到温暖的家，卸下劳作的疲倦。

对炊烟的深爱与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很大的关系。我六岁就开始上学，在村里上了三年学，到了四年级就去离村有八里路远的学校就读。当时农村还是公社大队的集体体制，母亲为我们做好早饭，还要到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。所以母亲会很早爬起来做早饭，还要做好午饭让我带上。母亲在灶台边忙碌，把柴火投进灶膛，呼呼地烧，烟翻卷地涌进了烟囱，从窗口冒出，绵绵的白成了缕缕炊烟。在去上学的路上，总是有点依依不舍，回头看到炊烟，心中便会涌出温暖幸福的情素。而每当放学回来，老远就看到山村的炊烟升起，根据炊烟的方位来

判断母亲是否在家，看到自家的屋顶上有炊烟升起，心里会踏实许多。

后来考到大学后，一直在城市生活，城市里用的是煤气液化气，没有炊烟。幸运的是，我刚参加工作，一位朋友到广州进了一批油画过来，说送我一幅，叫我去挑选一张。我一眼看到的是一张炊烟的画：一条小土路通向山谷森林，山脚边有间木制房，贴在木房房上有个烟囱，烟囱上正冒着缕缕炊烟。这张画中看不到人，但从那次炊烟中分明展示出了生命，表达出了人间的温暖，如同我那宁静的家乡炊烟所展示出的生命与温暖。我把这张画挂在大厅里，算是“望梅止渴”一生。当我工作疲惫回家，看到这幅画，看到那一缕炊烟，脑海里就会浮想起外婆殷殷的目光、母亲亲切的

呼唤、父亲洪钟般的声音。仿佛回到了童年，看见那火光中的外婆、妈妈，在湿漉漉柴禾的烟雾中，睁不开眼，在为我做饭，唤我早起；仿佛看到了妈妈端在桌上那热气腾腾的清香可口的饭菜，充满了快乐、甜蜜。这样一想，这张炊烟之画带给我爱和力量，疲惫自然烟消云散。

如今，家乡富裕了，都用上了液化气、煤气等。再回故乡，难觅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那幅古朴温馨的画面，我仿佛像一个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家的孩子，心生落寞。只有在我的记忆深处，在梦里，家乡的炊烟成丝丝缕缕的情素，总是缠绕在我的心中，洋溢着温暖亲切幸福。炊烟，注定成了我缠绕于梦的一抹乡愁。

船碓伊呀唱，风情溢故乡

徐志林

新安江从安徽黄山流至浙江威坪，一路桀骜不驯，湍急奔腾，一湾连一湾，一滩接一滩。两岸青峰耸翠，危岩嵯峨。从威坪上街头对岸的葛家沙滩到山头湾羊失万的大沙洲，号称“威坪长潭”，这里江面宽阔，绿水深澈舒缓，轻舟白帆，滩鸡横江。

流至山头湾羊失万地段，原本宽阔舒缓的威坪长潭，突受江中三角洲的阻截，水流顿分两股向东奔泻，南边分流往下村洲村前经过，北边分流从山头湾村前流去。滩浅水急，咆哮不止，奔腾不息，人们把此处唤作“活水滩”。村人利用活水滩的自然有效落差和湍急巨大的水力资源，在山头湾村前活水滩上安装了一只船碓，为本村及邻近村坊磨粉。

如今村里的年轻人都没有看见过船碓，也许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找到船碓的踪影。幸好村里凡六十以上的老者都很熟悉它，有的甚至曾经亲临船碓磨过粉，打过罗仓。

船碓究竟是何物呢？顾名思义，它是船与碓的组合，即把加工粮食的碓安装在一只特殊的船上，俗称船碓。

船很大，有两只普通专供载客运货的码头船那么大。船头朝送水方向，用大石块作锚沉水，再用木桩夯在水底或岸边，然后以铁索或篾索（俗称滩子索）把船体与木桩连牢，船就安安稳稳成年累月地停泊在活水滩上。

它与普通船只一样，船上有篙有浆，船尾有舵。倘若遇上涨水期或枯水期，可以随时撑开，另寻安全适宜的港湾暂时停泊。船篷一般用木板装隔，篷顶用拱型箬叶竹帘覆盖。

船两侧各装一只很大的木制水轮，淳安人称之为“舞头”。舞头直径约有四米左

右，只有小部分浸在水里，让滔滔不息的江水冲击这个庞然大物不停地旋转，通过木齿轮传动装置，来带动安装在船舱里的石磨盘，进行粮食加工。主要是磨苞芦粉，偶尔磨麦粉，极少磨米粉。初磨出的粉都比较粗，必须反复碾磨和过筛，把苞芦、小麦的皮壳筛出来。一般是碾磨、过筛三至五遍，最后剩下一点点苞芦皮、麦麸，用来喂猪。筛下的粉又白又细，才可以做糍、煮汤、擀面条、做包子。船碓过筛很特别，不用双手，而用双脚，用脚筛粉的过程叫“打罗仓”。罗就是筛，盛粉的木箱叫仓。立足的踏粉、罗、仓这三样装置，巧妙地组合在一起，人站在活动的踏板上，双臂轻依在横木中间，站稳双脚，借助人体的重量，双脚或前或后地晃动，带动罗筛，罗筛便同时或前或后地震动起来，发出“钦咚啵”的脆响，细细的面粉就飘飘悠悠地洒落在仓里。年轻时就双目失明的山女娘娘经常在儿孙面前，用她那不关风的嘴，有板有眼地朗诵那首早已老掉牙的《磨粉歌》：磨磨麦，钦咚啵，打罗仓，罗仓打得连天响，磨出粉来雪花白，开出麵来同丝线，拓起糍来韧巴巴。

打罗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说它是一门“功夫”或一种“手艺”也不为过。犹如打击乐器的演奏家在击乐，是有章法的，分快慢，有轻重，讲节拍，听起来让你眉飞色舞，让你热血涌动，让你心情舒畅，还会让你的忧愁和苦恼云消雾散。

管理船碓的人，称之为“值碓”。记得移民之前最后一位值碓，名叫梅德，五十出头，香油坞人，矮矮的个子，漆黑精瘦，着一身灰色土布衣裤，成年赤着脚。他沉默寡言，很少开笑脸，终日在船碓上默默地做他该做的事。他还常常趁着换另一家磨粉（俗称接碓）的间隙，匆匆地

走到船尾，蹲在炉灶边，用火刀擦击火石，点燃火煤，然后取出别在腰间的竹烟筒杆子，不紧不慢地吸着土制的旱烟。于是，瘦黑的身影便在白色的烟雾里隐现。这时梅德爷爷原来绷紧的脸肌才有点松弛，显出一丝惬意。过足烟瘾之后，他会心甘情愿地帮助磨粉人，尤其是小孩子和小脚女人，把盛满粉的箩担挑过狭窄晃悠的桥皮板，歇在岸边的草坪上，然后轻轻地：“路上小心些。”这是我记忆中梅德爷爷唯一常说的一句话——由衷之言，绝不是敷衍，没半点张扬；淡淡的叮嘱，饱含着浓浓的乡情，同时也深深地潜藏着梅德爷爷的质朴和善良。

淳安西乡山区水乡的那只船碓，它像一位历尽风雨沧桑的老者，在它的老茧和皱纹里深藏着数不尽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和文化积淀。虽然我知之甚少，但有一首民谣却熟谙于心，那就是村里老幼皆知、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代的船碓谣：

钦咚啵，打罗仓，
又磨苞芦又磨麦，
值碓的老妪带午饭。
午饭还吃熟，
上街买猪肉；
猪肉吃火焙，
上街买豆腐；
豆腐吃油煎，
归家抽袋烟；
抽烟吃有火，
归家吃冷糍；
冷糍吃有菜，
骂你抛尸刀割。

从这首非常口语化的船碓谣里，一方面道出农民家境一贫如洗，农民生活举步维艰，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无可奈何，只得争争吵吵发发牢骚。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艰难困苦的山区农民，对美好的生活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渴望。

淳安西乡山多、土瘠、田少，所以终生跟船碓、苞芦结下不解之缘。山里人是喝苞

芦汤、吃苞芦糍长大的，特别是糍做得好，吃糍也吃出了花样，因此淳安一直广为流传着一句民谣：“脚踏白炭火，手捧苞芦糍，除了皇帝就是我。”这句民谣可有多种注释，然而决非淳安人潜意识的卑微贱薄，也不是妄自尊大不思进取。恰好说明淳安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，心境淡定知足常乐。倘若你亲临其境，把冷苞芦糍放在火炉上慢慢烘烤，待两面烘热时，再把红辣腐乳或辣椒酱均匀地涂抹在糍上，就会吱吱地冒出油烟，随之满屋飘散着一丝特有的香味，老远都闻得到，简直令人两颊生津垂涎欲滴。当你捧起这喷香松脆的苞芦糍咬上一口，细细咀嚼的时候，就会品味出苞芦糍那特有的味道和那首民谣内在的意境。

船碓是与家乡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割舍的地方；活水滩是少男少女嬉戏玩耍、村妇洗衣涤裳、男人们濯足洗澡的去处。少年的我，经常跟随父母光顾船碓，时不时与同窗在活水滩沿边抓鱼摸蟹，在河岸草地上翻跟斗捉迷藏放纸鸢。那儿曾洒落着故乡亲人们数不清的欢声笑语、呻吟忧伤；留下了诉不尽的故土乡情、理想希望。尤其是那“钦啵钦啵”的打锣声，“伊呀伊呀”的舞头旋转声，还有那“哗啦哗啦”的流水冲击声，“轰隆轰隆”的石磨碾粉声，组成了一曲故乡特有古朴雄浑的大合唱协奏曲，数百年来，在新安江活水滩的舞台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始终如一地演奏着。

从1960年移民到开化已有50多年了，明明晓得船碓早在新安江销声匿迹了，再也听不到那令人陶醉的天籁之音了。然而，桑梓的乡愁依旧，儿时的记忆犹新。故乡昔日的船碓啊，你的移徙他乡的游子们永远思念着你。



永远的同学

徐卫君

聚会，看脸庞的轮廓
将一个个记忆从沉睡中唤醒
披上二十六年前的衣衫
或者让你走进我的眼眸
生活有了色彩

都不年轻了，多了些许矜持
眉底凝驻的志忑
一再误导我，你是谁
时光一下返回了原点

沉思下，我走出酒杯的热
在另一种温暖找寻
很远很远，你的影子

同学，永远的同学
现在，举起这杯酒
诉求你
成为我永恒的诗句

前山彩桥

刘功才

金钱山下架长虹，浴雨餐风立水中。
灰绿红黄披七彩，桥连路网九州通。

蝶恋花·开化乡风吟

楼亚方

世住源头邻皖赣，绵衍生息，绿满金溪岸。
苦读耕耘山水畔，护山养水春秋远。
千载乡风诗礼隽，尚学兴黉，代代星光灿。
仁孝睦邻心地善，真诚敢搏英姿展。